

每一段成长际遇,都是人生独特的旋律。童年有山野清风,有河畔流水,有烟火人间里纯粹温暖的微光。在这里,大河奔流,唱响少年与故土相依相伴的时光;桃花朵朵,藏着乡间少年纯真的成长心事;葵花烂漫,见证悲苦与温情彼此交织;核桃树下,神秘瑰丽的幻境缓缓展开……四段不一样的童年,同一份干净动人的美好。暑假已至,本期让我们跟随文字重返儿时旷野,聆听童年的悠长歌谣。

——编者

特别策划

童年是一首难忘的歌

大河流淌处的生命回响

□ 周建森



我是在一个忙碌的间隙里翻开《大河》的。由于工作太忙,没有时间一口气把它读完,但令人惊奇的是,哪怕是断断续续地翻阅,也有一种“抽刀断水水更流”的感觉——这本书正像大河一样,不管你在哪个段落停下,又在哪个段落接续,它始终以自己的节奏,慢慢地、坚定地流淌进你的内心。

我想从五个维度谈谈对这部作品的阅读感受。

宏大深处见史诗

这是一部有厚度的作品。三个生活在汉江边的普通家庭,跨越四十年的悲欢离合,改革开放前后的命运起伏,构成了全书的基本骨架,堪称一部儿童视角的《人间》。

当然,这个类比需要注解。《人间》写的是东北,写的是工人家庭的五十年沧桑;《大河》写的则是江南,写的是长江最长支流汉江普通人家的四十载沉浮。但两者在精神气质上确有相通之处——它们都选择将目光投向田野、渡口、街巷,投向那些普通人。在“谁的故事值得被讲述”这个问题上,舒辉波和梁晓声给出了同样的回答: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值得。

还有一点值得特别关注:这是写给孩子的作品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轻浅。恰恰相反,儿童文学作品有时更令人深思——当一个作家选择用最清澈的目光去打量这个世界时,他往往能穿透成年人习以为常的表象,抵达那些被我们遗忘的生命本真。像我这样的中年读者,能在书中看到自己成长的轨迹,看到父辈、祖辈艰辛的跋涉和劳作;而更重要的是,我们可以把这本书放到孩子手中,让他们了解父辈和祖辈走过的路,认识那些被时代洪流裹挟却不曾沉没的生命。

艰难岁月有人暖

这是一部有温度的作品。舒辉波笔下的世界并不轻松——那里有贫穷,有离别,有劳作带来的疲惫和伤痛。生活是艰难的,但人性是温暖的。爱,弥漫阅读的整个过程。

有一个桥段我记得非常清晰。小主人公有一天晚上做了个梦,梦见自己赚了不少钱。醒来以后,他跑到奶奶跟前说:奶奶,我梦见赚了很多钱,你现在把钱还给我,我要去买铅笔。奶奶一开始没听懂。他讲了七遍以后,奶奶恍然大悟,说:哦,你的钱确实在我这里。然后,老人从自己发黄的手帕里面,拿出一枚一枚的硬币,一枚一枚地数给他。小主人公接过钱,高高兴地买铅笔去了。

这个书写多温暖。奶奶没有说“那是梦,当不得真”,没有用成年人的理性去戳破孩子的天真。她用一枚美丽的“误会”小心翼翼地守护了孙子的梦。一枚一枚数硬币的动作里,是老人全部的慈爱和柔软。所谓文学的力量,往往不在轰鸣的宣言,而在这些不动声色的细节里。它们像月光一样无声地铺洒下来,照亮了那些被贫穷遮蔽的温情,照亮了普通人身上朴素而高贵的情感。

寻常话语蕴哲思

这是一部有深度的作品。舒辉波的语言朴素平实,却常常在不经意间抛出令人驻足的句子,让人在合上书之后仍久久回味。有两个例子令人印象深刻。

第一个关于蟹叔。书里有一句话是这样

写的:“船是蟹叔的桨,滔滔大河才是蟹叔脚下的路。”这句话既有江南水乡的诗意,又饱含着深邃的人生况味。蟹叔的一生就是在水上度过的,船只是他的工具,而那条奔流不息的大河,才是他真正的命运轨道。仔细想想,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如此?我们所倚仗的技能、职业、身份,不过是手中的桨;而我们脚下的那条大河——时代、故土、命运——才是我们真正的路。如此深沉的哲理,被安放在一个撑船人的故事里,举重若轻,令人叹服。

第二个关于大姐。大姐长大了,要进城去务工了。这是一个乡村少女走上社会、告别童年的寻常故事。但舒辉波是这样写的:“大姐也犹如这满河灿灿的流水,正以我几乎看不见的速度,一点一滴远离我们。我心中涌起了一阵犹如河面一样宽广的忧伤,好久不想说话。”在这里,“成长”被赋予了一种流动的、无法挽留的质感。它让人想到,人生的路、人的成长,其实就是一个慢慢地告别快乐的过程。那种“河面一样宽广的忧伤”不是撕心裂肺的,而是辽阔的、弥漫的、安静的——它让一个人的生命变得深邃,变得丰富。

传神笔墨绘众生

这是一部有神韵的作品。生活的场景被舒辉波描摹得异常传神,寥寥几笔便令人身临其境。

他写孩子的笑。孩子们开心地笑着,却用小手指着嘴巴——这是童年特有的、混合着羞怯与雀跃的情态。舒辉波的笔触细致入微:“可是,笑声像流水一样,丝丝地从自己的齿缝里漏了出来。”一个“漏”字,精准地捕捉到了那种压抑不住的快乐。我相信每个有过童年的人读到此处都会会心一笑,因为我们都曾这样捂着嘴笑过,让笑声像藏不住的溪水从指缝间溢出。

他写孩子跳进水中。那是一个赤脚少年在泥水中奔跑的场景:“我跳进水沟里,淤泥从我的脚趾缝里,麻酥酥地钻了出来。”“麻酥酥”三个字,一下子打开了所有感官——触觉的、温度的,甚至某种痒痒的快感,都被这三个字完整地传递出来。它来自真正经历过的人,来自那条真实的大河对作者身体的记忆。

大河流深续文脉

什么是长江文化?它当然包括那些壮丽的自然景观、丰饶的风物物产、悠久的文物古迹。但《大河》告诉我们,长江文化最核心的质地,是流淌在沿岸人民血脉里的生存智慧与生命韧性。父亲扎根土地,沉默坚韧,蟹叔顺流求变、敢于闯荡——一个代表着“守”,一个代表着“闯”,这正是长江文化精神特质的一体两面。长江从不偏狭,它既容纳沉郁厚重的农耕文明,也催生着灵动开放的商业精神;既有“上善若水”的包容与温柔,也有“大江东去”的磅礴与决绝。《大河》通过汉江边三个普通家庭的命运流转,将这些抽象的文化品格转化为可感可知的生活史诗。

更重要的是,《大河》让我们真切地看到,长江文化不是尘封在典籍里的文字,而是我们的父辈、祖辈用汗水书写的生动实践。从依赖渡船到大桥通车,从捕鱼为生到生态禁渔,从集体生产到商品经济,书中每一个人的选择与奋斗,都与这条大河的呼吸同频共振。父亲在最艰难的时刻,是沙洲上那一朵开在雪地里花给了他启示;蟹叔在被命运一次次掀翻之后,是大河的怀抱给了他重新出发的勇气。这就是长江文化的精髓——它不是简单的文化符号,而是活在当下、支撑人们前行的精神力量。

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今天,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深入推进的今天,《大河》的出版恰逢其时。它为年轻一代打开了一扇通往长江文化的窗口,让文化传承不再是抽象的说教,而是化为流淌在血脉里的认同与自信。当孩子们读到蟹叔那句“今生,就算是拼了命,我也要为子孙们造一条通往大海的‘大船’”,他们会在心中埋下一粒种子:无论走多远,故乡的那条大河都和自己血脉相连。我想,这便是《大河》最为深远的意义——它以童年叙事为舟,将深厚的长江文脉渡入当代孩子的精神世界,让这座奔腾不息的文明之河,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中继续流淌。



《青铜葵花》曹文轩著 作家出版社

向美向善 踏歌而行

□ 宋婷

看了曹文轩的儿童文学《青铜葵花》,泪花翻涌,被这“绝美小说”搅动了心底最柔软的地方,久久不能平静。

书的故事并不复杂:城市女孩葵花失去了双亲,来到大麦地,被贫穷但善良的青铜家收养。青铜是个哑巴,一场大火夺走了他的声音,却没有夺走他金子般的心。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,在饥饿、水灾、蝗灾的轮番打击下,像野草一样顽强生长。青铜为了让葵花上学,放弃了自己的梦想;为了让葵花照一张相,他在大雪天卖掉脚上最后一双芦花鞋,赤足走回家;为了葵花能在舞台上光彩照人,寒冬里,他戴上屋檐上晶莹的冰凌,挑出大小合意的,衔着细细的芦苇管,用嘴里的热气一寸一寸地吹出小洞,几颗冰凌串在一起成了一条独一无二冰项链;葵花教青铜识字,青铜学得笨拙而认真,“太阳落下去”“月亮升上来”,一个个字像刀子刻在记忆里……84个章节里那些质朴又揪心的细节,像一记记重锤,敲在习惯了“速成”与“高效”的我们心头,我们总以为幸福在别处,却忽略了幸福往往就藏在那些不计得失的付出与陪伴中。

曹文轩在书中写下:“少年时,就有一种对痛苦的风度,长大后才可能是一个强者。”这句话放在当下,依然振聋发聩。我们总想替孩子扫清一切障碍,把“快乐成长”挂在嘴边,却忘了痛苦本就是人生的一部分,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一个时代的痛苦。青铜和葵花面对的不是“作业太多”“考试太难”的烦恼,而是饥饿、寒冷和生离死别。可他们依然会在芦苇荡里采野茭白,会用萤火虫做南瓜灯,会在月光下奔跑。苦难没有让他们变得乖戾,反而让他们的生命更加丰盛。就像一块青铜,经过烈火与锤打,才能磨出温润的光泽。

“青铜家只有天,只有地,只有清清的河水,只有一番从外到里的干净。”这句话道破了幸福的真谛。真正的富足从来不是物质堆砌,而是灵魂的澄澈与丰盛。就像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独居时的那份自由与欢喜,是来自内心的独立与清醒。青铜和葵花的故事让我们明白,能在平凡甚至艰难的日子里,依然保持对美的感知、对善的坚守,才是人最稀缺的能力。

想起书中几处无声的细节:奶奶临终前,把自己戴了一辈子的玉镯悄悄塞进葵花的行囊。老人家说不出什么大道理,只是用枯瘦的手一遍遍摩挲葵花的头发。青铜用嘴里的热气吹冰凌、葵花的父亲用画笔为女儿留下满纸葵花、老牛倒下时目光里满是感激。这本书里所有的爱,都沉默得像土地。而这些沉默,清晰映照出我们这代人的脆弱,朋友圈里晒着精致的陪伴,聊天记录里存满“爱你”的表情包,却在艰难困苦真正来临时手足无措,消极颓废成了逃避的盔甲。

故事的最后,葵花被接回城市,哑巴青铜站在草垛上,用尽平生气力喊出“葵——花”。那一刻,阳光倾泻在葵花田里,一望无际的金黄灿烂燃烧。这让我们深信,只要心里装着一个愿意用生命去呼唤的人,无论相隔多远,生活都是滚烫的。爱是饥饿时推到你面前的那碗饭,是寒冷时默默披在你肩上的破棉袄,是明明自己也想上学却把书包让给你的坚定转身。苦难像一面镜子,照出了什么是浮在表面的温情,什么是刻进骨血的深情。当青铜终于喊出“葵花”时,是整个大麦地发出的深情回响:原来苦难的尽头,竟竟能以这样惊天动地的方式挣脱桎梏破土而出。

此刻仲夏,阳光饱满,万物葳蕤。田野里的葵花正昂起头颅,追着太阳一寸一寸向上攀援。没有什么比在泥土深处扎根,在风雨中挺直脊梁,向着光亮处,蓬勃地、热烈地、义无反顾地生长更动人的力量了。青铜和葵花教会我们的,从来不是如何躲避苦难,而是在苦难中依然向美、向善、向着太阳,踏歌而行,欣欣向前。

种桃的人与看花的人

□ 范宝琛

陈伟军的《桃花朵朵》是一部让人读后唇齿留香、回味无穷的儿童文学作品,跟随作者的笔触,读者渐入浙东古村桃花坞的日常烟火之中。

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,总会跳跃着一股灵动的神韵,桃林深处的月琴声悦耳悠扬。孩子们用稚嫩唱腔唤醒的古老曲艺,演绎着童真童趣。晒谷场上的蝉鸣声响欢快旋律,广袤乡野一派丰收的图景让人欣喜。桃林里散发的清芬香气,仿佛在那一刻漫过纸间。种种意象建构之下,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思考:当乡村振兴和文化特派员的意象落笔于童心,种子生根落地,乡土未来也不言而喻被照亮了!



《桃花朵朵》陈伟军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小说以一封跨越城乡的书信拉开序幕。文化特派员沈迎的女儿苏晓,与桃花坞热爱宁波走书的女孩胡小桃因笔墨而结缘。苏晓通过写信与胡小桃成为笔友,并在暑假来到桃花坞。跨越城乡的友情悄然绽放,孩子们遇见舞族少年尔扎,携手心怀抱唱梦想的乡村女孩胡霞儿,共同组建“小小曲艺队”。一群少年以非遗为媒,打破传统曲艺的固有表达,用宁波走书演绎乡村新变化、新生活、新故事,让古老曲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。作者陈伟军借助少年视觉的澄澈目光,将特派员驻村、非遗传承、山海协作、乡村共富等多种元素巧妙揉进初夏的书信中,藏在夏夜蝉鸣与孩童清脆的唱腔里。

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或许不懂什么叫“创新”,但他们看得见斑驳老墙上添了些鲜活的彩绘,销路平平的桃子神奇穿上了雅致包装,沉寂许久的老曲被稚嫩新声传唱。类似细节借助儿童的眼睛呈现了出来,并随着

故事的深入变得愈加清晰明朗,作者笔下的抚慰人心的蓬勃力量,就这样润物无声般落在细碎的情节和日常之中。

“桃花”是贯穿全书的核心意象,汇聚了桃花的香浓魅力。这浩瀚的万亩桃林风景线,既沉淀为村民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,也彰显了村民们的责任与担当。那些如桃树般绽放馨香的平凡奉献者,他们脚踏实地地从不开张,如桃树般甘愿扎根在乡野大地,开花结果,让甜甜的“桃子”升腾起致富的希望。桃花坞的精彩蝶变,不只是一片土地的觉醒与复苏,而是一群热爱生活的人,用归来与坚守传递着温暖的希望。除了平凡的奋斗者,少年的成长主线也十分生动。乡土文脉的传承和延续,悄悄藏在少年的心底。孩子们自发组建的“小小曲艺队”,让日渐式微的宁波走书重获生机。这片土地,也在传唱中与时代的命运共呼吸。

《桃花朵朵》跳脱了乡土文学常见的简单叙事,坦然描摹了乡土前行中的矛盾与分歧。独居的根福阿公说话带些锋芒,背后是儿子远居海外留守的孤独;胡霞儿的爷爷起初不肯让孙女登台唱歌,藏着老一辈人渴望孩子以“考学”飞出乡村的质朴心愿;敏感冲动的舞族少年尔扎,身上藏着过往经历里的脆弱与自尊。每个人都有苦衷和理由,诸多故事凑在一起,便形成桃花坞最生动的模样。孩童的那股天真与纯粹,化解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远近,让作品既保持了现实质感,又不失温暖力度。

种桃的人与看花的人,都构筑成了一道美妙的风景。通往美好未来的路上,开满了平凡人用汗水浇灌的花朵。这本书蕴藏的价值,在于让少年读者看得见乡风,闻得到乡土,记得住乡愁!乡村不是偏远的代名词,而是可以安放梦想和心灵的故乡。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骤增的数字,而是一场关于尊严和归属,希望与蝶变的文化重塑。

桃花年年盛开,那是因为有人在记挂着桃树。桃子年年结果,是因为桃花坞的人在不断地追逐着梦想。那些花季少年,既是看花的人,也将成为种桃和守桃的人。或许这就是《桃花朵朵》最深沉的寓意,文化的脉络会扎根芬芳的泥土,绽放出滋养人心的朵朵桃花。

在童真的尾巴上,翘起一片星空

□ 彭根成

好的儿童文学,往往能同时向孩子和成人敞开两个世界:一个供孩子驰骋想象,一个供成人回望来路。范墩子的长篇儿童小说《山羊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》,正是这样一部兼具童趣与深度的作品。这部以西北乡村为底色,以天马行空的幻想为羽翼的成长小说,以少年王小杰的奇幻冒险为线索,让读者完成了一场关于自我认同、亲情和解与心灵疗愈的文学旅程。

小说的核心冲突,始于一个看似简单的困扰:少年王小杰因乳名“山羊”而深感自卑。当他在古怪老人王老九的核桃树上刻下自己的真名时,却意外触发了通往幻想世界的入口。这一颇具元小说意味的开篇,巧妙地将“命名”与“认同”的主题编织进奇幻叙事之中。此后,会说话的核桃树、藏着秘密的白菜田、通往天际的通天塔、神秘莫测的银河海次第展开,构成了一个万物有灵的斑斓世界。作者没有满足于编织一个简单的童话,他将地域文化元素与奇崛的想象力熔于一炉,让草木虫鱼、飞禽走兽皆可开口言说,赋予了日常以魔幻的质感。这种写法延续了作者在成人文学创作中一贯的诗意笔触,却以“平视”的视角取代了惯常的俯瞰,正如作者所言,“儿童小说多为平视”,这种姿态让书中的每一个生灵都获得了与人类平等的尊严。

如果说上部《山羊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》



《山羊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》范墩子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

于“出走”的冒险,那么下部《山羊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》则是关于“归来”的成长。山羊的使命并非征服幻想世界,而是帮助老人王老九与失散三十年的女儿小辫子重逢。在这一过程中,小说完成了一道重要的主题转换:从“抗拒自我”到“接纳自我”,从“逃避乳名”到“珍视其独特性”。而更深层的治愈,则发生在王老九与女儿之间——那座横亘在父女之间的通天塔,既是空间上的阻隔,更是时间与情感上的裂隙。山羊的奔走与努力,最终促成了这场迟到三十年的团圆。有评论指出,故事中随处可见的温情与善意,如阳光般洒满大地,让阅读过程充满愉悦与温暖。

值得注意的是,这部看似轻盈的儿童小说,实则承载着厚重的现实关怀。作品在奇幻外壳之下,隐含着对环境保护、乱砍滥伐等问题的思考。书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,人与动物的相互扶持,恰是困境中伸出的温暖援手。同时,范墩子将叙事的艺术、生命的哲思与灵动的语言完美融合,诸如“晚霞将西天染红一片又一片,云层仿若被烈火灼燃”这样的句子,动静相宜,画面感极强,赋予了作品超越故事本身的审美体验。

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:“我们应该跟着孩子一起去成长,去发现,去思考,去探险,去感受暗夜深处的噩梦和孤独。”《山羊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》不仅是一本为孩子书写的童话,也是一盏为成年人点亮的心灵灯火。它提醒每一个在现实洪流中奔波的成年人:无论行至多远,心底那个天真无畏、对世界充满善意的少年,或许从未走远。当山羊的尾巴翘到天上,翘起的不仅是一段童真的奇想,更是我们共同仰望的那片关于爱与成长的星空。